

曹雨：以身体之名

这篇谈颖（伦敦）和曹雨（北京）的访谈完成于2017年11月

TY=谈颖

CY=曹雨

TY：这次展览中你展出了两件基于干预的作品——《困惑的浪漫》和《肉味》，超越和观众在视觉层面的互动，你还希望加入身体上的互动，意图是什么？

CY：视觉作品作为创作者和观者之间概念意图和情感交流的媒介物，是艺术家将想法和感受传达给观者的导体。这两件作品去掉视觉媒介物和导体，直接让观者参与其中，而艺术家这时更像是躲在一边观看参观者反应和感受的旁观者。

TY：那么作为艺术家的你，是否也是该作品中的一个参与者？

CY：作品中，我为观众做好“前期准备”之后就没再参与了。

TY：这两件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和观众进行互动，与此同时，两件作品彼此之间也有互动——一件作品预先设定好让观众能随后体验另外一件作品，并让其感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安——这种感觉是你希望观众能在展览其他作品中也都能获得的体验吗？

CY：这两件作品确实形成了某种关系，但并非算计观者的谋划。当它们在展览里形成一种整体关系的时候，它并不坏，所以也没回避其关联。

TY：行为表演作品《艺术家在这》对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（Marina Abramović）的行为表演《艺术家在场》（*The Artist is Present*, 2010）玩了一个字面游戏。在那件作品中，她邀请观众和艺术家保持眼神交流。你这件作品的标题是刻意选择的吗？是否和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有所关联或者有共通之处？

CY：这件作品最开始命名为“我在”。开幕现场我要待在自己画在地板上的圈里，不能离开。主动使自己孤零零站在某种无形的屏障里，与观者和热闹的开幕现场“保持独立”，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。看了你的提问，的确让我又想起了玛丽娜这件著名的作品，她在作品里释放自己的情感，强调与观者的交流。而这些正是我极力限制的。《艺术家在这》，艺术家只能在这个不足一平米的小圈里，这对于诺大的展览现场实际上更是一种“不在”。

TY：所以说这种和观众的互动还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减法？你希望将自己从开幕式中剔除出去，以此干扰与观众的互动？

CY：和上面谈的作品相比，这里确实是对互动的克制，但也很难“剔除”。对于少数走向前来搭话的观众，我也没有刻意保持沉默，但基本上处在孤立和被观赏的角色，和其他作品在展厅的状态一样。而剔除掉个展开幕式上本该作为“主角”的我，化为众多作品中的一件，艺术家就在展场中，但艺术家也同时消失在展场中。

TY：《艺术家在这》这件作品，你是想要抑制自己的行动以及和观众的互动吗？还是说这件作品本身其实是对你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？

CY：自我束缚。开幕现场，虽然观众可能会走过来和我聊天，但我不能走出去，更不能在展厅随意走动。我把自己限制在不自由的状态。

TY：你使用了诸多来自身体的不同液体作为媒介，比如尿液、母乳。能解释一下你在作品中凸显并囊括这些身体运转元素的重要性吗？

CY：我对表现身体感兴趣，但却不喜欢诸如自残式的“苦肉计”或者暴露式的“一脱了之”之类的方式。所以我以身体的相关和附属作为切入，重在表现一个有着社会属性和性别特质的“角色”身体，而非无差别的肉身。在作品《泉》当中，虽裸露了乳房，但我故意把自己的脸放在镜头之外，避免观看者往色情或者性上的联想，这样才能体会更多的东西。

TY：作品《劳动者》的标题指涉了生产模式——作品同时对面粉的使用进行了特写——你如何看待在劳动者生产角色中，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？

CY：《劳动者》的视频画面，主要由三个元素构成：面粉，我的脚以及尿液。我就是那个“劳动者”，我的身体（脚）及其附属（尿液）与劳作对象（面粉）共同构成了这个劳作场面。面粉让画面看起来像是家庭主妇的女性劳作；尿液作为和面的液体让它成为荒谬行为和无效劳作；站立撒尿的方式则模糊了性别区划，让整个行为成为跨越性别的人的劳作。

TY：你对不同种类的劳动有性别区分吗？或者说认为某种劳动专属某种性别？

CY：我性格比较要强，不爱服输，男的能做的我也能做，而且一定要做好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并非社会工作中的男女分工毫无合理之处。

TY：你的二维作品中也有很强的雕塑感，比如《画布》系列以及行为作品《泉》，与此同时还有种冥想的元素。你如何看待不同艺术创作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？

CY：一个艺术家不同材质的作品之间相互启发、发酵是必然的，不过《画布》，《泉》等作品里的雕塑感更多与我雕塑学习的背景有关，这让我不自觉地拥有一个雕塑的视角和思维方式。

TY：录像作品《我有》中，你讲述了一个人生命中诸多不同的属性，似乎要激怒观众——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你所写的那些话语蕴含着某种价值观，如果这一假设是成立的，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些特定的话语？

CY：虽未必“激怒”，但至少观者在感官和情感上不会无动于衷。两年前，某知名电视频道关于艺术的纪录片节目要做一期我的纪录片。拍到一半时我选择了退出，因为导演想要我“演”出他印象中艺术家“都应该有”的某种落魄来吸引眼球，以博取同情，进而提高收视率。他说观众和他都认为展示成功只会引起反感。人们喜欢观看比自己差的处境以此获得心理平衡并施舍“怜悯”的同情。从大众的普世价值选择出来的诸如“我有北京户口”之类的话，除了“羡慕嫉妒恨”之外，我更希望观众能从视频中艺术家的“我有”，联想或体味观者自己的“我有”。所以更是一种与观者建立联系的公共意义上的“我有”。

TY：在这一具有公共意义的、集体性的“拥有”中，你希望达到一种集体性的安慰或者共鸣？

CY：首先是一种自我安慰。不少观众都很喜欢这件作品，我不清楚这个“共鸣”是来自观者自身的“富有”还是来自我在视频中表现出来的“自负感十足的信心爆棚”。